

音乐与信仰

神学探讨

神学探讨 - 音乐，信仰与生命 1

何子恩 著（英），周巽静 译（中）

很多人都知道，著名的德国作曲家巴哈（Johan Sebastian Bach）过去都在他作品附上“SDG”（Soli Deo Gloria- Glory To God Alone 荣耀全归于神的意思）。较少人知道基督教信仰对他创作的影响有多大。许多作品事实上是他信仰的表达以及他对神属性的了解。正如巴哈所说：音乐的目的和终结都是为了荣耀神并且复兴人的灵魂。

因此，我们与信仰的关系、与神的关系，就会影响到我们对音乐的看法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受呼召把生命置于神的主权之下，也就是说，让神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个层面，掌管我们的所作所为。荷兰改革派部长兼政治家-亚伯拉罕·凯柏尔说“在人类存在的领域里，没有一方寸不是属于那统管万有的主的。”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对信仰有正确的认识，那么音乐这个领域肯定也需要我们重思其优先顺序及实际做法。

音乐神学家杰里米·贝比（Jeremy Begbie）认为，当我们想到音乐时，有两个陷阱必须避开：**神学帝国主义**和**神学唯美主义**。前者，“怀抱神学而音乐却窒息”出于对正统教义的重视，音乐没有自己的空间，不允许按其方式来荣耀神。至于后者，音乐被视为自主的，无客观准则来评估诗曲是否优美。以这样的角度来看，音乐本身变成一个目的，甚至有时被当成一个“新的神学权威”，所谓可使我们通行无阻到神那里或一些不明确的属灵境界。

很不幸的，在现今的世界里，很多教会就落入其中一个陷阱里。神学帝国主义在许多所谓传统教会中冒出来，音乐被视为次等的，甚至位于信仰的周边。“崇拜”这词就相等于讲道前的十五至二十分钟；在这样的教会里，音乐工作者的唯一角色 - 无论他的技巧有多精通 - 只能局限在为会众唱诗伴奏一些熟悉的曲子 - 而常常这段时间是用来等待迟到教会的人。像这样对音乐的看法正与圣经里的崇拜性质相反。如诗人所说，敬拜神是要在祂荣耀的圣洁里，全地都因祂颤抖。与敬拜神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“神观”。除非我们能重新感受到神的圣洁和至尊，我们的崇拜将变得机械化，最终无气息。

另一方面，有很多现代、新式的教会里有高度完善的崇拜小组，又拥有最新型的视听器材。很多时候，奏出的音乐是为了唤起会众情绪上的反应。反复地唱诗歌（常以简单的 1-4-5 和弦进行）、动人心弦的歌词加上虔诚似的乐句，却没有扎实内容，被用为属灵麻醉剂使崇拜者的思想呆滞。不但没使人的思想与心灵得到更新、复兴与改变，崇拜者反而成为经历音乐的主体。谱出的

音乐本该为荣耀神，反倒被当成神来尊崇。在这过程中，神被贬谪进入音乐里头。许多现代诗歌里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以任何名字取代“基督”或“神”，而对诗歌的整体意义起不了改变的作用。

面对着这两个陷阱，基督徒们应该对音乐采取什么态度呢？我建议向以下三个部分着手：(1) 成为称职的音乐工作者 (2) 委身于信仰 (3) 以怜悯之心对待那些在音乐或信仰上与我们有不同看法的人。

成为称职的音乐工作者。听来似乎理所当然，可是很多参与音乐事奉的人却非如此。这不表示每个诗班指挥或乐师需要有绝对音准 (Perfect Pitch)，或需成为音乐学院的指导；不过他应具有基本音乐技巧，至少要能保持音准。就如没有人会聘请不会游泳的人来做救生员，音盲或无音乐节奏感的人就不该参与音乐事工。当然这不是说他学不会音乐技能，事实上，我认为只要肯虚心学习，音乐技能是可以掌握得到的。正确的态度加上辛勤苦练，就能达到水平。

委身于信仰。如果音乐是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之一，那么信仰和音乐就分不开，更确切的说，他们是相互联系的领域，也可彼此帮补。举个例子，巴哈在为 B 小调弥撒里的 Nicene Creed 谱曲时，由于他了解十字架受刑是他信仰的中心，促使他把“受难”曲 (Crucifixus) 从八个乐章里的第四乐章改成九个乐章里的第五乐章。同样的，在唱马勒第二交响乐曲 (Mahler's 2nd Symphony) 的最后一个乐章时 - 复活的主题达到雄伟、庄严的高潮，彻底的经历了灵里深刻的感动；感受到复活的力量完全渗透入音乐里。从这两个例子，我们看到音乐和信仰的相互影响，丰富了我们的人生经历。

最后，我们应以怜悯之心对待那些在音乐或信仰上与我们有不同看法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神已经赏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(罗马 12: 6) 然而还有仍在喝奶 (希伯来 5: 11-12)，不能吃干粮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有很多基督徒虽看到音乐与信仰更深的一层面却不为其所动。对他们而言，音乐纯粹是我们周边另一种艺术形式，信仰则被视为个人化的表达方式，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没多大的关联。然而，那些能探入其深度与长度的人，应该以宽大怜悯的心怀和神的爱来帮助这些“走了音”的人。意即特别花工夫、有耐心地服事、向他们传达与沟通。

面对这些挑战，音乐指导的工作真是多得可畏。我们当中，有许多曾把时间投入于音乐事工的人，都可以证实，过去这些时刻都深深地铭刻在我们脑海里，提醒我们一个更崇高的目的将要到来。。。。